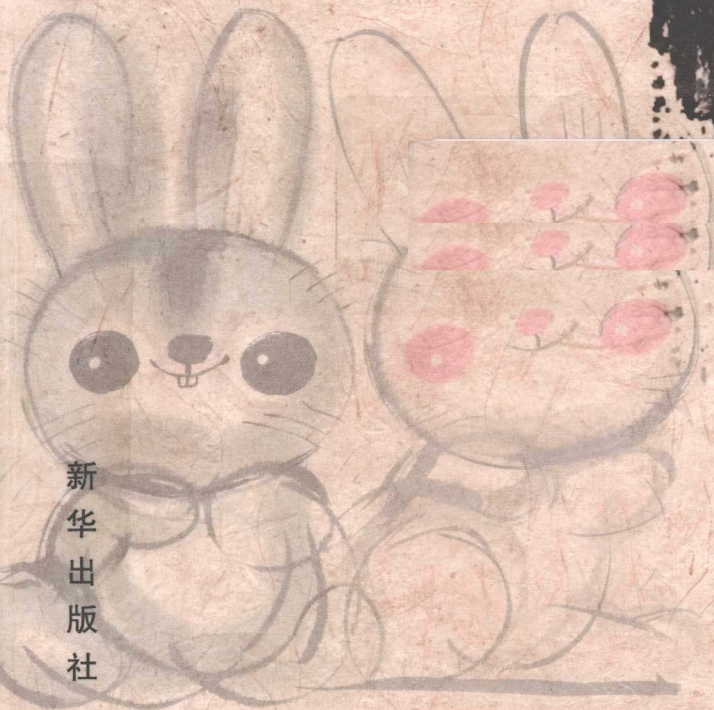


藏書 記事 憶人

藏書·記事·憶人

作者 熊光楷
收藏者 熊光楷 寿瑞莉

书画专辑



新华出版社

藏书

记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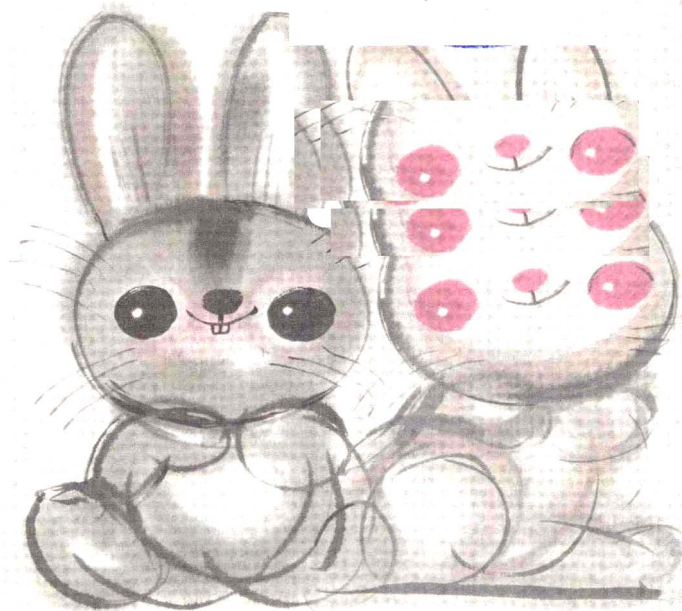
忆人

藏书·记事·忆人

书画专辑

新华出版社

作者 熊光楷
收藏者 熊光楷 寿瑞莉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藏书·记事·忆人：书画专辑 / 熊光楷著. —北京：新华出版社，2011.3

ISBN 978-7-5011-9566-4

I. ①藏… II. ①熊… III. ①汉字—书法—收藏—中国②绘画—收藏—中国

IV. ①G89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2186号

藏书·记事·忆人：书画专辑

责任编辑：王 婷

封面设计：北京美天时彩色制作中心

出版发行：新华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地 址：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邮 编：100040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设计制作：北京美天时彩色制作中心

印 刷：北京市京津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：22.25

字 数：270千字

版 次：2011年3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1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11-9566-4

定 价：58.00元

温馨提示：本社“新华版短信书友会”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：13651277005

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：xhchzx@163.com

购书热线：010-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：010-63072012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：010-63073969

序 言

藏书助我颐养深情

——2008年版《藏书·记事·忆人》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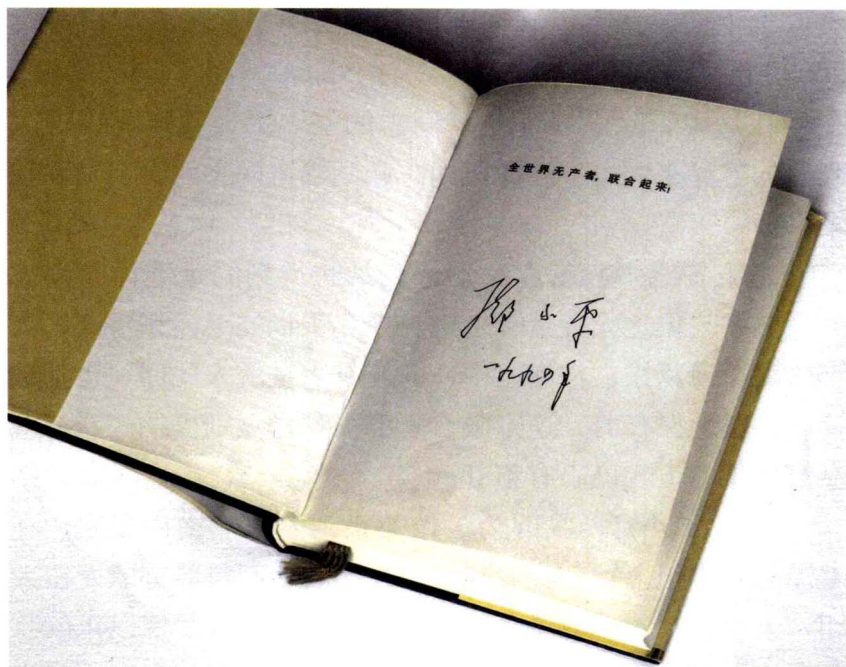
我爱好收藏。我爱好收藏的，不是奇珍异宝、古董字画，而是签名书。古今中外的签名书都在我收藏之列。有时候，斯人远去，收藏签名书有困难，我也以收藏盖章书为乐。古人写信，见字如晤，古人掌军，见印如令。通过这些签名书和盖章书的收藏，我和这些作者们也如同可以会面，可以交谈，可以聆听他们在书中的叙说。

我对签名书的收藏，缘起于《邓小平文选（第三卷）》。《邓小平文选（第三卷）》出版于1993年10月。1994年，邓榕送给我一本精装的《邓小平文选（第三卷）》，在书前印着“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”的那一页，留着邓小平同志的亲笔签名，落款时间是1994年。邓小平同志诞生于1904年8月22日，1994年恰好是邓小平同志90寿辰。能在邓小平同志90寿辰之际得到他的亲笔签名书，让我深感荣幸。



《毛泽东选集》盖章本

正是由于这本《邓小平文选（第三卷）》的特殊意义，所以 1994 年虽然距今已有十几个年头，我还能清晰记得那一天的激动与振奋之情。当我翻开熟悉的亮黄色的封面，邓小平同志的签名立即跃入眼帘。笔迹清晰光亮，犹如新写出来一般；笔锋劲峭有力，秀拔刚硬，简约中透着力度，全然不似出自一位 90 高龄的老人之手。真是字如其人，毛主席



《邓小平文选（第三卷）》签名本

评价邓小平同志“柔中有刚，绵里藏针”，邓小平同志的签名，就是这种鲜明性格特征的生动体现。

邓榕赠送给我《邓小平文选（第三卷）》的时候，也许不会想到，这本书竟然打开了我生活的另一扇大门。在此之前，我也收藏过一些签名书，但都是零零星星的，总共也只有几十本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地系统收藏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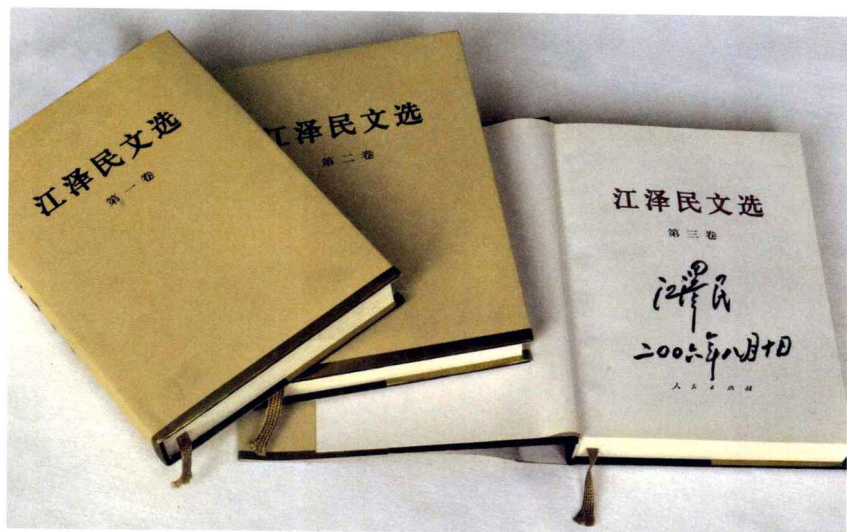
类签名书、盖章书。到今天，我收藏的签名盖章书已超过2000册，作者更是遍及全球，有中外名人，也有师长亲友。

在这里，除上述邓小平同志的签名书，我还要说说我收藏的毛泽东同志、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的签名书和盖章书。

走上签名书收藏之路后，我最想得到的是毛泽东同志的签名书，但这无疑是个奢望。现存于世的毛泽东手迹，大都珍藏于博物馆、档案馆中，即使有少量流入民间，也都被珍如拱璧地保存着，连亲眼看看都很难，更别提纳入我的收藏行列了，但我仍心有不甘。

1998年4月，我因为工作关系到湖南韶山冲参观。在毛泽东同志纪念馆，我看到了一枚明黄色石料雕刻的龙钮大印，上面镌刻着“毛泽东”三字。这勾起了我梦寐以求的收藏念头。当时的湖南省省长杨正午同志陪同我们参观。我当即和杨正午同志商量，能否请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打开玻璃罩清理灰尘的时候，为我铃章留念。杨正午同志同意后，我又当即买了一本《毛泽东选集》四卷合订本，留了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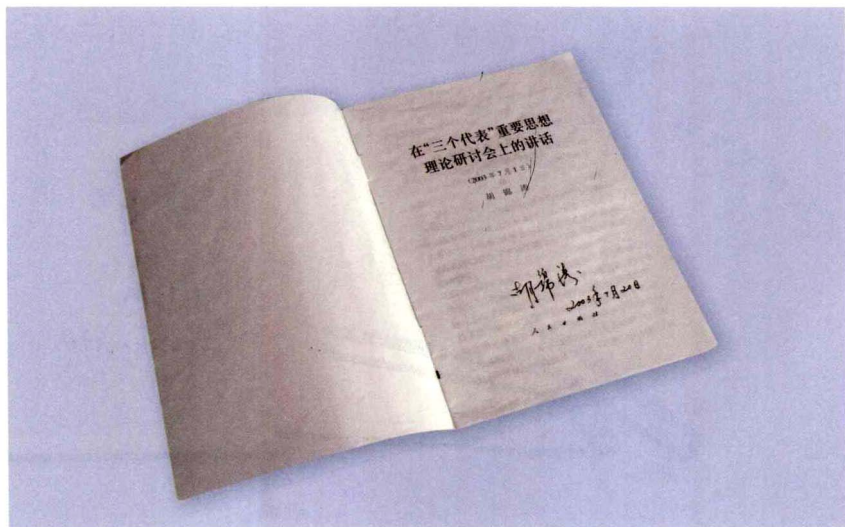
回京后不久，我收到了这本铃盖毛主席印章的《毛泽东选集》。纪念馆的同志还附来一信，说：“这枚‘毛泽东’印章，是我国著名金石篆刻家邓散木为毛泽东同志精心刻制的。毛泽东同志对此印十分钟爱，并将其加盖在他特别喜爱的书籍上。”



《江泽民文选》签名本

这样，虽然我无缘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笔签名书，但能有幸得到盖章书，也算了偿了夙愿。

由于工作关系，我还得到多本江泽民同志的签名书。其中第一本是《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》（中央文献出版社，1999年8月）。那是1999年盛夏，当时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正在北戴河办公，有一天，在江泽民同志接见并宴请我分管的单位的科技人员后，我拿出一本刚刚出版的《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》，请他签名。当时，江泽民同志已经知道这本书出版了，但还没有见到，因此，



胡锦涛《在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》签名本

我得到的应该是此书的第一本签名书。2006年8月，《江泽民文选》（全三卷）出版发行。8月10日，又是在北戴河，我请江泽民同志在三卷《江泽民文选》上一一签名留念。

对于江泽民同志能在百忙中仍然关照我收藏签名书的兴趣爱好，我一直深怀感激。2004年8月，我曾经有机会向江泽民同志展示并汇报我的部分收藏成果。江泽民同志看了之后，还专门题词“学习就是力量”予以鼓励。

早在收藏胡锦涛同志签名书之前，我就收藏有胡锦涛同志签名的创刊号《学习时报》。《学习时报》由中央党校编

辑出版，创刊于1999年9月17日，创刊号的头版头条，刊登的是当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的发刊词《重视学习，善于学习》。2002年7月5日，我在陪同胡锦涛同志会见贝宁国防国务部长皮埃尔·奥绍的时候，请胡锦涛同志在《学习时报》创刊号上签了名。

2003年7月1日，建党82周年之际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，胡锦涛同志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，我在中南海怀仁堂聆听了讲话。之后，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讲话单行本。7月20日，在第十四次武官工作会议上，我请胡锦涛同志在这本单行本上签了名。这是我得到的第一本胡锦涛同志的签名书。

人们常说，有一好，必有一累。但我在收藏签名书的过程中，更多感受到的是其中的无穷乐趣。乐此不疲，当然丝毫不觉其累了。

书不能凭空而来，或购，或索。每日读书看报，我都会仔细留心出版信息，遇到好书，立即设法购买。当然，朋友们的书，我还可以索要。索书有索书的技巧，可以托人，可以寻找机会与作者见面，也可以讲课等为“代价”，或以赠书为名“交换”。至今回想起来，历历在目的都是乐趣。

购书、索书必须读书。不读书，既对不起作者的伏案操劳，也对不起作者亲自签名的拳拳苦心。干任何事，强迫总不是好事，只有读书除外。像鲁迅先生海绵挤水一样挤出

时间，强迫自己读书，实在是百利而无一害。读书可以陶冶性情，可以扩大视野，可以提高修养，可以提升境界。读书之后再藏书，用书筑起黄金屋，胸中就有百万兵。因此，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军半个多世纪的军人来说，藏书，就是为了藏兵。

书到用时方恨少，事非经过不知难。在浩瀚的世界大势中，一个人永远都只是浪花一朵，他的亲身经历永远都只是事情的一些侧面。要想比较全面地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一个重要渠道就是读书。手捧书卷，或者潜心研读，或者随意浏览，或者快速搜索，或者直取所需，我常常能够“撞”见自己曾经经历的往事。在一个人的记忆里，往事如烟，但在书本上，往事却是清清楚楚的白纸黑字。读书可以勾起我对许多事情的回忆，可以补充完善我对许多事情的认识，可以使我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得到许多启示，从而启发我积极而主动地面向人生，面向未来。因此，藏书，也是为了记事。

购书、索书、读书、藏书，像蚂蚁一样辛苦，像蜜蜂一样勤劳，既是为了书，更是为了人。书不仅是知识，而且还是媒介。检点自己的藏书，仿佛是与人类的众多精英分子进行跨时空的精神交流，又仿佛是与我的众多朋友倾心交谈，互通款曲。因为这些书，既使我想到那些名垂青史的革命前辈、开国元勋、外国政要、文学巨匠、科学泰斗、经济学大师，又使我想到那些曾经费心帮助我搜集签名书或者将

他们收藏的签名书赠给我以成我之美的朋友们。以书鉴人，以书会友，无论他们多么伟大还是多么平凡，都对我如何做人有帮助，对我如何看待人生有益处。因此，藏书，还是为了忆人。

藏书、记事、忆人，对我来说，这已不仅是单纯的爱好，而是一种修养身心的方式。明代张岱曾经说过：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。”因此，藏书之癖，有助于我颐养深情。

（本文原为 2008 年版《藏书·记事·忆人》序言，收入本书时删去了文末鸣谢部分。）

由实而虚的艺术升华

——《藏书·记事·忆人：书画专辑》序

我从军半个多世纪，主要习武。退出现役后，主要学文。我的“学文”，有一个主轴，就是藏书、读书、用书，徜徉在我几十年间搜集到的签名盖章书的海洋中。多年来，我一直是签名盖章书收藏的爱好者。至今，我收藏的签名盖章书已逾 3000 册。早在十多年前，我就有一个心愿，退休后要好好读一读这些书，好好写一写这些书。因此，还在季羨林先生健康工作的时候，我就利用一次外事活动的机会，请他为我构思中的丛书写作计划题写了“藏书·记事·忆人”的书名。

2008 年初，我的第一本《藏书·记事·忆人》出版。这本书带有一定的综述性质，概貌性地介绍了我的藏书。2009 年 10 月，在举国欢庆新中国 60 华诞之际，我又出版了一本《藏书·记事·忆人：印章专辑》，专题性地介绍了我收藏的盖章书。这本新出版的第三本《藏书·记事·忆

人》是“书画专辑”，专门介绍我收藏的签名盖章的书法绘画作品集。

今天，当书画与收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，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书画真迹的收藏，然后就会想到市场价值几何。很少有人收藏书法绘画的作品集，专门收藏作者签名盖章的书法绘画作品集的就更少了。我为什么情注其中而且乐此不疲呢？一是因为我爱好艺术，在工作与生活中又常常能够接触到许多著名的艺术家，有便利条件。另一方面，我更乐于和这些艺术家通过交谈感悟艺术境界，更看重他们书画作品中的精神蕴藉，而不是经济价值。况且，直接收藏书画需要以经济实力做后盾，收藏的数量会受到很大限制，而相对而言价格低廉得多的书画作品集，内容却丰富得多，可以囊括艺术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。现在的印刷技术又是那么先进，捧览精美画册，其效果即使不如原作，但对业余爱好者来说也相差不是很多了。

这本“书画专辑”共分为三部分：中国绘画、中国书法和外国书画。我发现，无论东方西方，无论艺术的形式和技法如何千差万别，其优秀的作品都有共同之处，那就是，它们都妥善处理好了虚与实的关系，源于生活，又高于生活，在生活之实的基础上，通过艺术家灵心巧手的提炼与升华，实现了艺术之虚，将美呈现给世界。

以中国绘画为例。人们在对中西绘画进行比较的时候，常说中国画的长处在于写意，西洋画的长处在于写实。一些

人把透视和比例作为重要标准，以此批评中国的写实不如西方。这是不恰当的。实际上，传统中国画的写实非常优秀，无论三国时期的“曹衣出水”，还是唐代的“吴带当风”，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，而其年代距今都已一两千年。只不过中国的写实不像西方的写实讲究几何规律一般的透视和比例。早在1700年前，在中国绘画理论初创时期，晋代的著名画家、绘画理论家顾恺之就指出，“手挥五弦”难画，而“目送飞鸿”更难画，因此他提出了“传神论”，认为绘画的根本在于“传神”，要“以形写神”、“迁想妙得”。顾恺之提出了一个很高的标准，并被后代的无数中国画家遵从，特别是中国文人画兴起之后，在写实的基础上，以追求神似和意趣为特征的写意画得到了飞跃发展。

在写实和写意的关系中追求写实基础上的写意，这是中国绘画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。尤其是近代以来，这个脉络更加彰显。写意之外，还有大写意，有泼墨，有彩色泼墨。从齐白石、徐悲鸿，到今天的冯远、刘大为，虽然他们风格各异，擅长的绘画门类也不尽相同，但无一例外都能虚实结合，意在画外。齐白石老人说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，他画的虾之所以栩栩如生，既是因为他笔下的虾活灵活现，画出了“神”，也是因为他对虾的基本情态有准确的把握，没有脱离虾的“形”。这就是“似与不似”之妙，或者如古人所说的“无法中有法”、“入乎规矩之中，超乎规矩之外”。

在中国，自古就有“书画不分家”的说法。与中国绘

画写实与写意的关系相呼应，我认为，中国书法的实质是要处理形与神的关系。因为书法是一种从实用中脱胎而出并上升到审美范畴的艺术形式，实用性是书法的根基。无论是最初的象形文字，还是后来的形声字，中国的文字都以“形”为基础，而其中又以楷书的“形”为关键。中华文明绵延至今，绝大多数文字以楷书为载体。楷书的“形”带有浓厚的“正式的”与“官方的”色彩，也称“正书”或“真体”，“神”附着于“形”，因此，楷书的“神”就是堂堂正正的端严庄重之“神”。

我收藏的签名盖章书法集，大都集中于当代，既有林散之、启功的盖章本，又有欧阳中石、沈鹏等当代名家的签名本，还有张海、苏士澍、申万胜等当今书法界领导的签名本。我发现，这些书法名家虽然都精通多种字体，但他们作品最多的往往还是行书和草书。林散之是典型的大器晚成的艺术家，他自称“六十岁后才学草书”，但他独辟蹊径地以汉隶功底研习草书，以拙补巧，使古老的草书展现了新的生机。无独有偶，中国书法家协会现任主席张海也是在胸有成竹之后又不拘成法，将他擅长的隶书、行草、汉简结合起来，开创了草隶书写的新境界。可以说，书法史的发展，有一个从形到神的脉络；具体到每一位杰出的艺术家，也有一个不断从形到神，突破成法，超越自己的过程。如果说“形”是书法的根基，那么，“神”就是艺术家游心万仞的自由境界。

由于从事对外军事交往工作的原因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

我陆陆续续地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。每到一地，在工作之余，只要有可能，我都尽量挤出时间到剧院欣赏戏剧，到音乐厅聆听演奏，或者到博物馆和画廊欣赏绘画与雕塑。在参观的过程中，以及通过一些朋友的帮助，我陆续收藏了一些国外著名画家或者画廊的画册，得到了签名或者盖章。在我的藏书中，外国图书是一大门类，其中就包括这些精美的画册。收集在这些画册中的绘画作品，以油画为主，实际上，我们今天常说的西洋画，主要也是指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。

我曾经来到法国卢浮宫，观摩《蒙娜丽莎》的原作。看着画面上那个似笑非笑的神秘女性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里实际上是西方绘画的现实主义源头。文艺复兴之前，西方绘画几乎完全是宗教题材的天下，寥寥无几的现实题材，画的基本上也都是王公贵族。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期，蒙娜丽莎这样的普通平民（也有人猜测蒙娜丽莎是贵族，但也绝不是可以被载入史册的显宦贵胄），才进入画家的视野。而油画的诞生，恰好给了这种以常人入画的艺术取向有力的现实主义的途径。因此，文艺复兴以来，西方油画无论源头还是主流，都是现实主义。

但是，进入 19 世纪之后，现实主义主流发生了一些变化。画家不再满足于画室里刻板的静止的人体与静物。他们背起画夹走到室外，走向田野，变动的风景和自在劳作的人们占满了他们的视野。更重要的是，对瞬息万变的“光”的